

異端辯正

中





異端辯正卷之中

樂平詹陵良卿

辯正策文

文者載道之器文不載道乃空言耳諸儒
之文排斥異端議論切實非見道真而高
明不惑者不能非信道篤而剛正不撓者
不敢或正吾之本以勝之或指彼之弊而
救之皆載道之文也類分二策以為衛正
道者告云

正本

謂吾道之本領以正邪說也計是非不計

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吾道既明邪說自
息此辯斥邪說之法孟子云經正則庶民
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是也

原道

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
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
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
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

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
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
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晋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道
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
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
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
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
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
德之說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

訊其未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
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
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
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
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官室
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
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
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太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瓜牙以爭
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
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
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
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
一也今其言曰易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
者曰易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易不為飲
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

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昏而
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
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
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愚按篇內推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正道以闢佛老布置照應詞嚴義正排片有開闔縱捨

文字如繩引珠連使人讀之隱然知吾道之可尊凜然陋異端之可攘也二氏皆務潔其身清淨其心棄絕倫理而不恤故云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正中異端之病其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之也其云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所以處之也去之者義也處之者仁也仁義其正本之具歟然而吾道中之人不知文公闢異端之深意而疑之此不可不辯蓋異端以煦煦為仁而文公以博愛訓仁正以吾道之大壙煦煦小仁之見也學者因程子以愛為情之訓遂開然謂博愛非仁殊不知孔子仁者愛人程子以愛

主情蓋辨微之極豈孔子以愛為仁文公博愛為
非仁乎況仁人心也情非心之所發而性非心之
所具者乎愛雖不足以盡仁亦未害其為仁也尹
和靖力排學者所議之非者此也蓋程門如楊加
謝謨梁禪學割愛之弊吹毛求鱗竊附議詆殆
欲為異端執仇耳異端貴道德而賤仁義文公云
道與德為虛位是婉轉誘其自悟之辭也程門議
其虛位之不是殊不知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吾
儒即仁義而為道德此毫釐疑似之間文公將辭
而闢之亦難乎其言矣故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
有凶有吉而道德為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

實不同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為君子之道而德
為吉德也老子捨仁義而居之則道為小人之道
而德乃凶德耳其說甚工揚龜山言道固有仁義
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
此其說專卑仁義而尊道德是正溺老氏之學也
蓋道德本非虛位也而文公之變化佛老乃有虛
位之說佛氏之所主在於虛無而我欲納之於道
德故莫若借彼之虛位名吾之道德彼而有得於
道德雖名之曰虛位可也況佛老主虛無根深抵
固豈可冒言排之哉由是觀之文公嚴於拒釋老
怨於誘釋老崇正黜邪之深意夫何疑哉

本論上

歐陽文忠公曰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蟲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義理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又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鄣

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其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害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列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鄩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左衽爲幸當是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之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

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賤夷狄然後王道復
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衣冠帶其為患者特佛
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
而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
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
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
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勸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
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
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
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
不惜哉孔子嘆為俑者不仁蓋嘆乎啓其漸而至於

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猶愈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
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
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
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
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實文而相
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人
者乎夫奸邪之土見信於人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
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而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
之法可謂奸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
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

不得其救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貴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愚按先王之世其久則四民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庠序校也其田則一井一牧也民幼而習之長而安之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異端之說何自而入耶則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惡此其時也漢唐以來民四而六焉教一而三焉庠序校之宮與僧

道寺觀同時焉井牧之人與六民共食焉雖禮義以勝之不亦難哉雖然本勝之說其以先王之世厚望於後世乎孟子之闢楊墨必先於正人心董仲舒之黜百家必先於明孔道歐陽公斥佛老必先於修禮義之本以勝之知乎此則可與識本論之旨矣

本論下

歐陽文忠公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貞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

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
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
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
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惠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
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
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
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
之佛之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
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
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
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

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
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
畝而不暇乎其他然人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
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
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
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
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獨以防
其亂又因以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
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餽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十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

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唱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
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
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
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
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
趨畏怯而聞有事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
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
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
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愚按本勝之說讀之雖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
藏於裏面而闢之之意亦凜然謹嚴昔李氏性學
云退之非佛是論吾道有來歷浮屠無來歷不道
辯邪正而已歐陽公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
勝浮屠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殊不知退之之
說是攻佛之法永叔之論乃是勝佛之道而退之
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非修其本以勝之之說
乎雖然排斥之法必如本論之旨兼用吾儒所制
喪葬之禮以去彼所謂齋醮符籙之為禁其剝度
籍其淫由是廬其居火其書庶幾全勝之道也

辯釋氏說

朱文公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入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得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

自以因天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兩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虛無寂滅之地而逃焉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適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奧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理則反懵然其一無所觀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

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至於為說乃有不啻一法之論為是遁辭以蓋前失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於此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奧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知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咎也則天下之儻奴嬰兒婢黥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耀赫振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

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窮其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而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廣德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以為吾黨之咎也

愚按此篇力詆釋氏邪說之失乃從本根上闢之卒責世儒不辯其心性本領之差而徒攻其末流之弊不教以吾內修自治之實而徒恃我中華之

重皆正本之意也

辯釋氏觀心說

朱文公曰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主宰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果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

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宜辯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緇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之也夫所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者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目畫之所為得以措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惘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

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若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
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救夫理之自然也存
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
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
而不合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
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志乎心則無適而不見其在是
云爾亦非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
身在輿而心倚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
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
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

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齒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
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
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辯之君
子其孰能無惑於斯耶

愚按吾儒以心觀物而物物具見於吾心釋氏以
物觀心則心為物使物有萬殊是心亦為之不一
此其所以為異端也此篇闡釋氏從本上說搜剔
根蠹以正其受病之處先儒謂攻佛教之害心朱
子盡之矣於此可見

救弊

謂救邪說之流弊以衛正道也計利害不

究邪源而邪源未嘗不塞疾聲大呼衝鋒
破陷而力爭之亦足以懾其氣此攻擊邪
說之法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
徒是也

論佛骨表

韓文公曰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
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帝堯
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
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
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
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
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
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
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
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
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
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饑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
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
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

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
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
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
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
下之手今繼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
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
諸寺迺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
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季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
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
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
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

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
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
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
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
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
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
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
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
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
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故

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平祝不先挑菊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惓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愚按或曰孟子闢異端從本上說韓子此篇乃從未上說是闢異端手段低愚謂佛骨入宮異端倡自朝廷而天下不勝其弊故韓子極言利害以開人主之感且塞其流不得不然矣可從本上迂遠

以緩其禍耶且楊墨害淺孟子姑正其本以勝之佛氏害深韓子特指其弊以消之所遇不同關係頓殊故耳嗚呼見道真而威福不能泥其敢諫之心信道篤而生死不能懼其剛正之氣故滿朝結舌而文公奮不顧身極救敵之言雖未能回憲宗之感而後世人主曉然知事佛無益有害功豈在孟子下哉

儒辱

孫泰山曰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

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於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給我生民純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目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蔽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人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時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

使人則詐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鬭少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矣噫聖人不生惟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楊雄惡之佛老盛而韓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者多得焉為三子之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煎其類其將奈何故

作儒辱

愚按聖賢繼作儒道獨尊自漢魏以來二氏邪說並興儒始辱焉辱於書冊有三教論衡辱於香火有三教塑像辱於祝禱有三教衣冠辱於問答有二三教源流辱於流品有三教章綬儒辱可勝言哉嗚呼古之儒不辱而今之儒辱者豈今之儒與古之儒甚不相若哉古之儒不惑今之儒惑也古之異端害淺今之異端害深也世之有志於儒者當就其所以如古不惑之儒去其所以不如古不惑之儒庶儒不終辱以紓泰山無可奈何之恠嘆也嗚呼儒乎可終為儒辱者乎

恠說

石守道曰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社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汙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支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太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

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汙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滿天下則反不知其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祀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廟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恠既不能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為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百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不生吁

愚按此篇極言釋老之非反覆惟嘆之且憂無聖人以消其恠感既不既深乎使人知此恠之可恠則必群起而攻之而害亦遂止奈何我知恠而人不知恠今時之人知恠而後世之人不知恠異端流弊果何時而滅哉雖然異端邪說終不能勝聖王正道矣今

聖天子下歸併之令是能知其可恠而去之之漸也而儒者之憂其將釋哉

請戒約傳習異端劄子

朱公掞曰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乎中三

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敦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明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成治聖人為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黃冠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感世猶淺唯是釋氏最為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虛空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迴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恠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

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他求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之法服師聖人之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所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儀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之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法堂衣冠大集座下

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勅戒今後使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人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愚按此劄因呂正獻公作相執政時酷好佛當時

士大夫競往希禪寺院中入室外堂皆滿號為禪
鎖恬不之禁故公按所以上疏禁之然此劄只是
討幾句來歷來說未能排得他倒而大綱亦甚正
焉呂東萊文鑑亦嘗收之以其事理之正不以文
取今收之於此其文鑑之意乎嗚呼相臣執政輔
導君德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為天下之極
今於京師首善之地聽士夫奔走異端講座之下
以累君德以壞民俗以邪士習以長禪風則焉用
彼相矣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果誰望耶

斥士人為僧書

楊龜山曰竊念聖人沒逮今數千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世利鮮克為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復志
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
間吾友乃欲剃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
睫不覺起立為之嘆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
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
退之今之孫復明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
此數人者其知未足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
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一盂水救一輿
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
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
然亦不為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道

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位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亦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亦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生死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殉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

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耶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邀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屑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其於仲思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偏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

之望宜速反之無緩臨紙不盡所懷姑布此在石亮之
愚按謂陸思仲智明志剛為朋游中可畏而進於
道者是必高明之士也而高明之士不徒崇信釋
氏而且為釋氏之奴隸則其為害亦已深矣況剃
髮為僧棄父母夫婦而滅絕倫理其害正甚矣以
士人為之其道又何如哉嗚呼凡近者鞭業猶可
進於道而至於高明之士一流於虛空則無復返
還之期不知思仲得書感動逃佛歸儒何如哉或
曰正已而後正人也龜山之言正矣以已陷溺於
異端尚能正思仲之異端乎曰所謂陷溺者非謂
從事乎佛氏之教特其早年識見過乎中庸故其

說儒者之道往往淪於虛空暗與釋氏之言有契
而不自覺耳固未嘗不宗孔孟崇仁義也亦未嘗
不斥釋老詆空寂也豈思仲落髮為僧其狂夫風
漢之為者可以緊論哉此書皆法語之言思仲能
無從乎是未可以是以病龜山之正論也

攻異端

張無垢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使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在上則道德著見人所師法異端無復有也
世衰道微無所赴翹天下之士各以所見窺測聖真
自尊其說以教於天下該之以聖人之道則旁辟曲
私之說也使其說行則亂人正性拂人本情士有志

於道德者可以深排而力攻之也然堯舜禹湯文武
既沒世無聖師人自以所見傳授弟子隨處而有異
端黨同門妬道真使吾攻其說則我以我之說彼以
彼之說相排相毀私心既生忿怒既至朋黨角立必
至於快意而後已禍其可勝言哉孔子之意以謂使
吾得志則以吾所學事君不得志則以吾所學教人
吾之學行則彼所謂異端者不攻而自破矣又安用
紛紛然與之較長短勝負哉或曰誠如孔子之說則
孟子闢楊墨豈犯聖人之戒乎曰異端行於下則不
必力攻以取其怒異端行於上則民有受其禍者蓋
不當如洪水兇豹之酷也安得而不攻之乎在孔子

時雖有異端其出甚小易以制也孔子既沒諸弟子
各以所學行於列國至於獨傳聖人之學者惟曾子
一派耳其餘不免流為異端故莊周之學乃出於子
夏一失其源為害不細也然百世之後欲窺聖學者
則奈何曰請以中庸大學為師而以語孟証其所得
倘有得於言語之外則六經之理堯舜禹湯文武之
心可默而識矣

愚按此所謂異端凡指異於聖道者皆是也題以
攻異端名而有行於下者不必攻行於上者在必
攻何也蓋在下世無聖師如孔子者各以所見相
傳授異端之起勢所必至付之無可奈何雖攻不

能去之也在上世無堯舜禹湯文武者則國異政
家殊俗而斯患甚矣又不得不攻之也未乃漢世
無聖師聖王則當讀孔子之書識堯舜禹湯文武
之心術而異端亦不能惑之是亦不攻之攻也此
篇之意反覆言聖人在上異端不攻自破亦歐陽
公本論之意而陰寓夫世教不興之慨編之於此
又使學者知異端不止於釋老而用力之不偏可也
去異端

楊誠齋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之不去之可憂而
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
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者有以去之無以處

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紛擾擾若無支持之
為者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
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盜之未敗而降也有不
可以不愛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盡殺者矣不受
其降不寬其殺不可也蓋聚奸宄之民而驟散之散
之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
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
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為高則妄意以為此可
以悟性命而超死生也則之焉者此好之者也士民
之倖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則
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情者無能者廢疾

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餼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依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焉者而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焉者之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憂也何者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開其入而開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聞見之事也烏有福由利益之妄且而久生而死此天下不足恃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予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為萬者不知其

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成者廢疾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情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心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以為盜決而為人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又思所以處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恃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

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

愚按此篇本韓子原道之意而立論謂去異端易處異端難有以去之無以處之未免激去者群聚為盜之變故既思所以去之如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又思所以處之如韓子所謂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識遠慮深不得已而復言也考之釋老耗財害俗其來尚矣去之如元魏間盡誅沙門毀諸經像靡有孑遺唐武宗朝毀天下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

二十六萬五百人是皆能去之也以天子赫怒令行禁止雖庸君亦能之矣至於去之而思所以處之者非如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君不能也今

聖天子在上惡釋老宮穴蟠據天下泰養不耕不業之徒耗財壞俗莫此為甚下歸併之嚴令責憲臣之用

命而天下士民胥慶吾道大興異端盡掃去之而有以處之如韓揚二子之識慮得韓揚二字之志誠不伸於唐宋而大伸於

今日千載奇逢可以觀世道復古之不偶焉

關老氏

真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取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日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撲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為方士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

粗迹以虛空為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語于世而清談者倣自其近理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僊方藥之所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藉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曰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

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乎曰非也清
淨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
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則其成功豈止是哉
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數耗生民
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
愚按理者大中至正無過不及之名也吾儒之學
萬世無弊者由此理也老氏之學萬世流弊者外
此理也豈理之在吾儒老氏者有殊耶蓋本源一
差其流頓殊其勢則然況以一偏一曲之學僅能
近理似是而非易以惑人者故後世神仙刑名清
談之弊效尤紛出有不可勝言者近理之言偏之

矣學者務窮理之學而審所尚焉可也

關服食說

韓文公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
者不說今直取自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
以為此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廋中刑部尚
書李繼遷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孟簡東
川節度使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久
皆有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
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推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
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年以斃

殿中直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李
建一且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
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
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
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
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
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
為識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
三牲塩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或
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
百味豚魚雞二胾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

一建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一二不信常道而務鬼怪
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
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
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愚按服食之事先儒闢之者衆矣但質之以文書
辭之以事理人視之空言或未能破其惑也而此
篇直取其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為言似能
取信於人而知戒也然後世往往以藥敗者未必
盡愚也故既云蘄不死乃速死又云不信常道
而務鬼怪亦未必不終死於愚也故末則重言可
哀也已終之哀其死於愚蓋其辭以哀之之也

嗚呼使後之人不監前人之禍而復使後之人哀之也亦宜焉

無仙說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我賊天闔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無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不及三千斯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

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惟不自我賊而終其天年則一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慾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而至於生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又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詭誕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愚按六經無仙字而仙之名皆祖黃帝老子如後
世醫家之宗神農非其真也至秦猶以博上領其
方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許本惟見於離
騷者蓋不適屈子不見答於其君而寓言之爾至
漢劉向取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
屬亦皆論以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特欲以
出處之迹衆所知者傳於世耶後世貪生之徒為
養生之術以誑人甚可怪也已嗚呼在天無仙之
理在人無仙之跡在藥無仙之效永叔無仙之說
豈非萬世破愚之斷案也哉

異端辯正卷之中



